**永遠懷念廖述宗教授**

林靜竹

2014年8月17日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(NATPA)在加拿大溫哥華舉行2014年年會時，為廖述宗教授舉辦追思會，由吳得民教授主持。筆者因和廖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學醫學院(Divis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)任教，共事二十五年，遂被選為追思會講述廖教授事跡的一員。本文提供太平洋時報刊出，盼能和同鄉讀者一起來懷念這位偉大的學者。

廖述宗教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，是一位熱愛台灣的愛國者，也是一位關心後輩的長輩。他一生努力於「研究發見是我人的本份」和「促進台灣成為民主，自由，有人權的獨立國家」兩項使命打拼，直到人生的最後階段。他是一位很堅持立場的人格者，非常符合麥克阿瑟 (Douglas McArthur) 將軍的名言「老兵不死，只會逐漸消失」(Old Soldiers never die, just fade away) 。

廖述宗1931年元旦出生於台南市。其父廖繼春教授是台灣出名的畫家。述宗台中一中畢業，台大農化系碩士，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博士，繼續在芝大Ben May Cancer Institute研究，為終身職教授，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，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創會會長。

廖教授早年進入芝加哥大學跟隨1966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查理哈更斯(Charles Huggins) 博士對男性荷爾蒙和癌症治療方面作深入的研究。之後他更發揮卓越的才能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。在他的研究所，他指導培養許多博士研究生。他得到很多獎項，其中值得台灣人注意的包括美國荷爾蒙領域的Pincus獎，杜聰明醫學獎，台美基金會科技獎。廖教授於2014年7月20日於芝加哥辭世，享年84歲(台灣歲) ，令家人，親友無限惋惜。

我和廖教授認識是1976年夏天，我由紐約搬到芝加哥大學任教，那時他已是一位很出名的大教授。出乎意料的是他講話溫和，十分謙虛，也很會招呼後輩。我又聽說他是芝加哥大學台灣人子弟的大家長，幾十年來非常照顧學生，研究生，甚至醫院的醫師。每逢過年廖教授和夫人招待大家在他們家中聚餐，給大家溫暖和歡樂。在他的指導下，成立了芝加哥大學台灣同學會。

我的專門研究是婦產科的胎兒醫學，和廖教授分子生物學的研究，在學術上沒有什麼交集，反而在台灣人的事務上有許多討論，協商，受他指導。他是一位很有立場，很有說服力的領導者。1979年12月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，芝加哥一群醫師創立台灣人聯合基金會(Taiwanese United Fund, 簡稱TUF) ，籌款關心支援台灣事務。我們邀請廖教授參加，便於指導協助基金會的運作。不久蔡同榮為了創立FAPA來芝加哥募款，TUF馬上捐出五千美元贊助。過了兩年，林衡哲、蕭泰然到芝加哥後學到TUF的功能，也在南加州創立TUF，舉辦多次的大型音樂會活動。1980年陳文成命案發生後，廖教授邀請芝加哥首席法醫，芝大教授的羅伯克許納(Robert Kirschner) 赴台驗屍，達成此案為謀殺而非自殺的結論。再加上林義雄家庭命案，使北美教授及學者非常激忿，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抗議廣告，並於1980年4月在芝加哥大學成立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(NATPA)。我正在芝大任教，自然成為創會會員之一，並推選召集人廖述宗教授為第一屆會長。

因為關心台灣前途，廖教授對於培養民進黨創黨前的領導人物十分用心。他利用私人委託的「慈淵基金」、「川流基金」和「傳明基金」資助呂秀蓮，林義雄等到哈佛大學進修，多次邀請黨外人士訪美，出版有關台灣的書籍，包括蕭泰然的作品等等。廖教授返台時多次和李登輝晤談，提出建言。對於台灣民主化作出很多貢獻，他是一位付出很多，不求回報的人。

廖教授對於台灣的選舉非常關心，1983年和張旭成，陳榮耀組成NATPA觀選團。1989年台灣選舉縣市長及立法委員，NATPA組成更大的觀選團，廖教授再度參加，並於事後對選舉不公作出批評和分析。1989年年底我應國科會之聘到台大醫學院擔任客座教授，那時我剛剛擔任NATPA第十屆會長，順便參加台北及宜蘭週末的觀選活動。我和廖述宗，林宗光同機返台。我出關較晚，當女關員即將還我護照時，林宗光突然喊出：「林靜竹，來和我們一起罰站吧!」 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女關員又將我的護照收回交給上級。我只好和他們一起等待處理。廖教授說：「我們不會有事的」，足見他臨危不亂，甚有信心。後來一位中年上級關員問清楚我們的身份及返台目的後放行。如今這兩位NATPA前會長都已離開世間，令人感嘆!

1990年台灣有很多重要事件發生。台北中正廟的野百合學運，靜坐的學生要求修改憲法，廢除百年國代，總統民選等等政治改革。之後李登輝總統召開國是會議，NATPA有廖述宗，張富美參加。廖教授引述美國總統傑弗遜(Thomas Jefferson)名言「政府不民主，人民有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權利」。會中廖教授語驚四座，倡言「中國分裂論」，建議中國應分為8至10國，組成邦聯。1990年7月，NATPA第十屆年會在台北召開，身為會長的我動員所有前會長和理事們成立執行團隊，負責各方面事務。我也在開會前一年內到各分會鼓吹會員返台參加，屆時打破黑名單，成功地和台灣學界交流並檢討政府政策，共有150人返台參加，非常成功。這次年會廖教授的指導和協助，貢獻很多。2000年3月台灣的總統選舉，廖教授引用但丁(Dante Alighieri)的名言「當面臨重大道德危機時，若還能保持中立，日後將下到地獄最為熾熱的地方」促使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支持陳水扁當選總統。由上述廖教授參與NATPA的活動可以看出他自創會以來，已將NATPA看成他自己的寶貝，細心照顧。

廖教授最近出版一本他的人生回憶錄，書名「食果籽，拜樹頭」。書中說：「我將生活規劃成三等份，三分之一用在研究，三分之一用在台灣，三分之一留給家人」。這樣用心，公私分明的人，值得讚頌和懷念。為了做好研究，也為了台灣前途而打拼，廖教授說出一些哲理和名言，如「追求創新，而非與別人競爭」；「成功，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果」；「我們要創作的是一首詩，而非一本字典」；「發掘你自己的池塘，一旦別人想一起進來，你就應該離開，尋求另一個池塘」。這些名言可以喚醒許多人的省思，也值得後輩學習。

我比廖教授少五歲，可是我在12年前就退休了。因同在一所大學任教，有些人問我：「廖教授何時退休?」我回答說：「除非他身體不堪工作，他是不會退休的。」他的確是一位「鞠躬盡瘁，蠟燭成灰淚始乾」，永遠不退休的「老兵」。

作者台大醫學院1961年畢業，

芝加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，

現住在北加州東灣。